



紫金文库

月亮在树梢头歇一歇，

然后一跃身，

起步了。

它宁静地向中天游去，

小月迢迢

沈乔生
——著



中国书籍出版社
China Book Press

沈乔生——著

小月迢迢



中国书籍出版社
China Book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小月迢迢 / 沈乔生著. —北京：中国书籍出版社，2018.1

ISBN 978-7-5068-6674-3

I. ①小… II. ①沈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18）第 024189 号

小月迢迢

沈乔生 著

图书策划 牛 超 崔付建

责任编辑 牛 超

责任印制 孙马飞 马 芝

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（邮编：100073）

电 话 （010）52257143（总编室）（010）52257140（发行部）

电子邮箱 eo@chinabp.com.cn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650 毫米 × 940 毫米 1/16

字 数 272 千字

印 张 16.75

版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068-6674-3

定 价 52.00 元

目 录

小月迢迢	/ 001
唱 歌	/ 017
书 痴	/ 030
老 余	/ 078
饥饿和饕餮	/ 093
球迷皇帝	/ 162
不为绿卡	/ 222
这老流氓，见谁咬谁	/ 237
后 记	/ 252



小月迢迢

哪想到天空会变得如此狭窄。

常汝北走出阳台，禁不住吃惊。四边的楼越造越高了，早超过他的头顶，又密密一圈围着，他犹如跌进井里一样。他搬来住的时候，周围是一片平地，铺着平房拆迁后的碎砖断瓦。在孤零零立着的楼房里，他携着儿子住在六楼，放眼望，是城里难得的开阔天地，尤其是东南角的一派山脉，粗犷雄壮，萦绕着紫色的烟霭，叫他神往。没想到纯属一时景象。打桩机、起吊机、挖掘机雄赳赳地赶来集结，四壁的楼一起齐刷刷地往上涨，漫过他胸，齐他颈，淹过他的头顶。只在楼房的豁口里，还能隐约见到山脉的一段影子，和他艰难地照面，不肯隐去。

常汝北在阳台上踱步，他看了房子的造势，心想，照这样下去，窗口很可能要填没。他不知道，一旦看不见山情绪会怎样。

背后有卡哧卡哧的声音，他回过头去，是他刚及五岁的儿子，

捧住一个遮住他的大半个脸的苹果，津津有味地啃。

他说：“怎么又吃了？放下。”

嗯——儿子说的的是一个含混的滑音，来表示他的抗议。

常汝北摇头，说：“吃东西有像你这样的？吃一个，吃两个，就一路吃下去，非要吃个精光才放心。”

他想，怪不得刚才屋里有椅子拖动声，他是把剩下的苹果放在橱顶上的，儿子一定是拖动椅子。爬上去才拿到的。现在的父母都怕孩子得厌食症，非要填鸭一样塞进去才脸上乐开花。偏偏他相反，或者说他的儿子相反。他犹如饿死鬼投人生，一投到他家，就张开喇叭一样的小嘴，嗷嗷欲吃，吃又没有尽头，再多的东西拿来，都要一时吃光。好像吃进的是燃料，把炉子点旺，但炉子又是不熄的，那火苗急呼呼地伸出手来，拉着新的燃料往里填。

常汝北只会尴尬地笑。起先他高兴，看看你们家的儿子喂点东西多困难。接着他困惑，除了吃三顿饭一杯茶几根烟之外，他什么都捞不到吃了，不过他情愿。接下来他慌张了，他是五十多岁的人了，才有一个雏子，他在北疆凛冽的风雪中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宝贵的时光，他可以不给衰弱的身子增添多的营养，但是他的那点收入是绝对对付不了那些要源源不断购买的苹果、雪碧、饼干、巧克力的。到最后，他想，这个状况是否和他的经历、精神构成一个悖论。这时他严肃了，心头沉甸甸的。

常汝北看造房子的工人，东边的房子靠得最近，那个小间可能是厨房，将来搬进人家，烧起饭菜，香气会飘过来。他看得聚精会神。儿子把苹果吃成核，甩手扔出去，两手对拍一下，走过来，问：“爸爸，你看什么呀？”

“我看这个。”

“这个是什么？”

他回过头，见儿子的眼里黑的黑，白的白，没有一点杂质，他的脸光得像剥掉壳的熟鸡蛋。

他说：“你来看。”伸出手去，指的是一个工人，他像壁虎一样贴在外墙上，两脚踩着一根发亮的粗竹管，在往墙上抹什么，动作熟练，像在平地上一样自如。常汝北却悬着心，不知为自己还是为他，想想没有道理，自己稳稳站在阳台上，他么，身后有一个很大的安全网。

他问儿子：“你长大了做什么？”吹来一阵风，安全网悠悠晃动。

儿子嘟起鼻子，狡黠地笑。他觉得儿子有一股奇异的气，说不清是灵气还是鬼气，他大概本能地觉得老子的问话有用意。

常汝北重复问话。儿子说：“什么也不干。”

他又伸手指着对面墙上的工人，说：“长大了当农民工好吗？”心里也吃惊，怎么问出这话。

“不当。”儿子说。

“为什么不当？”

“农民工苦死了。”

他想这个儿子一点都不傻，他才五岁呀。

他经常回想在北疆度过的日子，醒着时想，梦中也会想，想着时身子失去了重量，同一根羽毛一样，随同思想飘开了。这时候他总要怀疑这段生活究竟有过吗，这种痴人般的追问常常弄得他脸煞白。如果那段日子是梦，那么现在就是醒着，反之，现在是梦，那段日子就是非梦。那段日子是根，它的叶子就一直长到现在；如果



现在是根，那么它的枝叶就逆向伸回已经流失的时空中去了。

搬了几次家，多次清理行李，北大荒的遗物收拾得差不多了，可是他脊骨上的疼痛是一个无法消磨的证据。每逢他在梦和非梦的境界间折腾徘徊，脊骨上痛了，这犹如响起一个警铃，一声呼啸的鞭响，追问就自然而然结束。

桦树林里惨白得惊人，鹿举着步子在林子里走。雪下得细而慢，不敢给桦树林加重颜色，篝火无力地舔动，舔着冻成石头一样的馒头，他坐在雪地里，后来干脆侧卧，雪是一点都不会化的，起来拍拍就掉了，他用一根树杈，把馒头拨出来，剥下一层烤黄烤脆的表皮，吃掉，放回去烤，再拿出来吃，就这样一层一层，把一个冻馒头吃掉。

他听到一种声音，从林子外传来的，好像是从更远的地方，时隐时现，断断续续，人是无法分辨这是什么声音的，答案只属于自然。到后来他发现可能根本没有声音，是寒冷造成了耳膜的震颤。但是他宁愿相信有声音。他是被人称为诗人的人，因为他写的诗才到北疆来改造，可他冥顽不化，把这个隐隐约约的称为诗的声音。

月亮出来了，声音也就没有了，声音化作了景色。对着惨白的桦树，月亮红了，月亮又大又红，不是猩浓的红，而是淡淡的红，像漂洗过的血。常汝北仰着脖子看，觉得手脚失了知觉。牛低低地叫，急急地拉车回家。他勒住了缰绳，月亮在树梢头歇一歇，然后一跃身，起步了。它宁静地向中天游去，漂洗过的血随它同行。他的头顶上，从地平线的这一头到那一头，是一个无限广阔的湛蓝的空间，月亮是一个灵魂，任它自由翱翔。

人的权利是精神活动。

他牵着儿子走下六楼，本来他不想带他出去，可是儿子非要跟他一起出去，不愿一个人在家里。

转了几个弯，就到外面的路上。儿子像卸了套具的小马驹，嘴里叫着，又蹦又跳跑前头，他喊也喊不住。运水泥板运黄沙的卡车来来往往，喇叭鸣个不停。他怕儿子有个闪失，奔上去拉住他。

儿子还是不愿意，但被他拉住了，只得一步一蹬地走。常汝北牵着儿子，迎着阳光走，光晃晃的，他眯了眼。有人用好奇的眼光打量他俩，是些似曾相识而又不熟悉的人，而不认识的人则擦肩而过，头都不回一下。他猜出来了，不回头的人把他们看作爷爷和孙子。他在应该有孙子的时候有了儿子，这是他的悲剧，同时也是他的喜剧。一出一出的悲剧演完了，最后一幕是喜剧，而喜剧应该以悲剧为底蕴，才不轻浮。这是他的悲喜剧观，好似太一本正经了，他知道。

街角立着一个粗壮的戴帽的邮筒，他走上去，从怀里掏出一只装得鼓鼓的信封瞄准了邮嘴。

“爸爸，你这是投什么？”儿子昂起头问。

“这是信呀。”

“信？这么厚呀。”

“里面还有诗。”

“诗是什么？爸爸，你为什么要写诗，写了为什么要投进去？”

他的目光落下，落在邮筒的根基上，不移去。儿子的脆亮稚嫩的声音一再在他的心底回响，慢慢地，还是那些问话，却变成了他苍劲老迈的声音。他为什么要写诗，他生命的本质就是由这几张写了诗的纸来决定的吗？刚离开北疆返回城市的时候，他被人们称作“重放的鲜花”，他的诗才像泉水一样涌出来，就在人们一片赞叹的



同时，他已经意识到衰败开始了，这个阴影蒙上他的心头，就像视网膜上罩了白色的翳斑，再也除不去了。果然衰竭来临了，灵性和才气咻咻地离他而去，他觉得自己已成了一只悬在枯藤上的丝瓜筋。此刻，他攥住的诗稿正是他生命力量的最后一搏，他相信久长的黯淡之后会有炽目的一亮。这首长诗是他苦心孤诣之作，凝练地显现了他大半生的经历和追求。他寄给一个在编辑部的老朋友，此人编发过他的不少获好评的诗歌，他向常汝北最后一次邀稿在三年之前，后来他们很少通信往来。

他看着自己攥紧诗稿的手，指关节弯曲处的皮肤要比其他地方白一些。他手一松，咚——里面发出响声。

“投进去了？”儿子说。

“投进去了。”他说。

走一段路后，他想起，问：“你长大了写诗吗？”

“不写。”儿子回答得干脆。

他想儿子比他懂实惠。

巷子的一段挤着许多人和摊子，是农贸市场。一辆汽车从里面走，弄得人都溢出来。常汝北牵着儿子走进去，他买了青菜、肉糜、装进马夹袋里。一个中年妇女坐在一张小凳上，他知道她是二道贩子，她的面前铺着许多西红柿，一个挨一个，横里竖里都成行，像是受检阅的部队。

“这西红柿多少钱一斤？”他蹲下去问。

“一元五。”妇人的目光从西红柿上抬起来。

他不作声，也不站起来，一会问：“能不能便宜一点？”

“便宜不了，你看菜场上有我这么好的西红柿吗？”

“一元三怎么样？”

“不卖。”

“卖了吧。”他说。

“不行。这样吧，一元四角五，一分不能再少了。多好的西红柿，马上要下市了，没有了。”

他怔怔地不说话，他去看病，医生说要补充点维生素，可以吃西红柿、黄瓜什么的。可是他买不下手，儿子在身旁，他想起儿子啃大苹果的情景，明知道这种想法没有道理，还是买不下手。妇人看他离去，轻蔑地撇了嘴，她一点不怕卖不掉。

走到那一头，就要回转了，他心里还在想，要不要回去买那西红柿。忽然儿子叫起来：“买这个！”他牵他的手绷紧了。那是一家小店，卖油盐酱醋，兼售面包方便面之类。不知哪一天起，底下橱窗里也放出了儿童汽车、黑猫警长、变形金刚，他想它们是专等着他的儿子的吧。

“我要，我要！”儿子张开了一只手掌，拖他朝橱窗前走。

“我们已经买过玩具了，不要。”

“不，我要。要黑猫警长，要汽车。”

常汝北知道遇上麻烦了，说：“儿子，我们把菜放了，等一会儿来买。”

儿子看出了他招数：“不么，现在买。”

他气愤地一甩手，走了。走出一段路才回头，他看见儿子已经走到橱窗前了，看他回头，干脆坐到地上去。常汝北知道小崽子和他比耐力了，他想一走了之，给他个恶狠狠的教育。他知道他鬼精得很，不过是试探他的心思，才不会被人拐骗走呢。只要他远远地躲在一个隐蔽的地方看，儿子会偷偷地摸回来。可是他怎么能忍

心呢！他是五十头上才得的儿子，儿子是早产的，降世时被放进医院的婴儿房，几天后才给他看。当夜常汝北怎么都睡不着，喝了酒又哭又笑。他的玩具只有几个，回想起来，哪个邻居家的孩子的玩具都比他多。常汝北心灵上的大堤一下垮了，他好像刚刚意识到这个事实。给他买，买，不吃西红柿算得什么，他还可以少吃肉，不吃肉，还可以……他的眼里充满了液体，他发现自己已经变得绵软了，北疆铸就的豪气怕磨得差不多了。

他疾步走回去，拉起儿子，慷慨地要他挑，儿子稚嫩的脸上浮起欢乐的笑，还露出一种我早就料到的神色。他想，像是国际上解决了人质危机。他知道这个比喻不恰当。

最后，儿子选中一辆蓝色的汽车，可以自动转弯倒退。他付了十五元钱。

他们走回家，看见楼前停着一辆黑色轿车，钻出一个胖胖的人，那人朝楼顶端看看，摸摸中间已经光溜的脑袋。轿车开走了，那人转过身，刚好看见了他俩。

那人的眼眉嘴就往中心挤，接着往外扯：“啊哟，常兄，我来看你了，你们在外面呀。”

常汝北认出来了，是和他一起遭过难的老友刘雨虹，算起来也有三年没见面了，他的气色很好，满脸透光。

刘雨虹说：“一直在想你，刚好在附近开会，就叫他们送来了。你都好吗？”不等回答，又插别的话，“这车不肯等我一等，我是市政协常委，理应享受专车待遇，这帮家伙气人，只叫我搭便车，等一会还要我自己乘公共汽车回家。还不因为我们是文化单位嘛，要是遇上实权单位的常委，他敢吗？”

常汝北说了自己的一些情况，看他并不在听，也就不说了。他们登楼，刚到四楼，刘雨虹就气喘吁吁了，停下，说：“汝北，你怎么住得这么高，要是当初分房子的时候跟我说一声，我替你去活动活动，就不这样了。”

常汝北摇头说：“我也没有想到。”

刘雨虹说：“也好，是坏事也是好事，你每天上上下下，就像登山运动，会延年益寿的。”说罢哈哈大笑，露一口齐整的牙齿。

到六楼，进了屋，刘雨虹跨着大步，先把两间屋子，一个阳台溜一遍，说：“房子倒可以，阳光充足，空气也比底下好。这周围怎么回事，房子怎么可以造得这么密，不是要铁桶一般箍死你？太不像样了，一点计划都没有，中国的事呀。”

常汝北看他痛心疾首的样子，很有些感动，一时不知说什么好，隔一会儿，说：“随他了，我不高兴又能怎样？”

两人对面坐下，常汝北叫过儿子，要他叫刘雨虹伯伯，还想让他背几首唐诗的。不料儿子一副心思全在汽车上，嘴里含混几声，立刻跑开，趴到地上去。常汝北不免生气。刘雨虹颠着脑袋，说：“不勉强，不勉强，儿童天性嘛。”

喝过茶，刘雨虹说：“常兄，好久不见你，你好多活动都不参加，自甘当隐士。”

常汝北说：“哪里有这份志向，主要被孩子缠住了，心也懒了。”

刘雨虹叹一声：“也是啊，不容易。要多参加活动，这样能保持心理年轻。常兄，我们是共过患难的人，说什么也是连根连心的。”声音都哽咽了，“中国能有今天的改革开放，我们吃的苦，受的难没起作用吗？我们这批人是付出代价的，我们有权利来享受！”



趁现在还没有老到动弹不得。”

常汝北往他的杯子里倒了水，水汽冒出来，先是一股，后来变得奇形怪状。常汝北呆呆地看杯口的水汽，刘雨虹的话当然不错，是他的肺腑之言，为什么自己反应不热烈，是我的心理衰老了。还是因为别的呢？

临走时，刘雨虹把茶杯盖子当啷盖上，像刚决定了一件事，说：“有个单位要办个诗歌讲座班，向社会招收学员，系统地讲新诗在中国的发展，就要从社会上请名人当老师，说好报酬是高的。他们聘请了我，又要再找一位，常兄，就你去吧。”说罢从包里掏出一份烫金的聘书，写上名字，放进常汝北手里。

常汝北的指肚在封皮上摩挲，没说话。

两个星期过去了，编辑部那边尚没有回音，这和以前不一样，以前他投稿，很快就会来电话，或者有人来告诉消息。他在头脑中一遍一遍地回忆诗句，有的诗句一想就从嘴边溜出，有的要费很大力气才能想起来，他觉得惊奇，写完还不到一个月呢。细分析，难以记起的是比较涩的，有哲学意蕴的句子，其实他有草稿在，用不着硬想，可是说不出为什么，他不愿意查草稿，他愿意在沉冥之中背诵自己的诗句。至于编辑部和其他人读了会怎么想，他一点把握都没有。

儿子已经把蓝色小汽车玩飞一只轮子，还抓着跛脚车子在玩。他叫过儿子，教他识字。儿子已经识了三百多个字，可偏偏捣蛋，对着认识的字，连连摇头，等到常汝北骂他笨蛋，失望地去干别的事情时，他会出其不意地说出来，还会斜挑眼睛，做出不经意的样子，这叫他又气又恼。



“你长大了做什么？”他凑过脸去问。

儿子狡猾地笑。

“当将军好吗，带领很多人去打仗。”

儿子认真地想一想，说：“我现在已经当将军了。”

“那么当个科学家，发明很多很多新东西。”

“科学家？不当。”

常汝北不甘心，换了种问法：“长大了，挣了钱给不给爸爸用？”

儿子低下头去，他追问一声，儿子突然撒开腿跑，跑进了厨房，他站起来，追进去。儿子缩在角落里，脸半对着墙。他蹲下去，满怀着希望，声音都颤抖了：“挣的钱给不给爸爸用？”

儿子偷看他一眼，羞涩地说：“一个钱都不给。”声音很轻，刚好他都能听见。

常汝北晃动一下，仿佛听到了一声炸雷，眼前出现了白雾，透过迷蒙的白雾，他看见儿子在恶作剧地笑。他举起手，给了他一下。他的耳朵里灌满了哭声，像水涌进了狭窄的管道，他走出厨房。

一个钱都不给。他想。他西红柿都舍不得买，什么好的东西都给儿子吃，为了什么，一个钱都不给。儿子仍然在嚎。他知道是嚎给他听的，不睬他。

他站起来，坐下，又站起来，他的生命的质量是由什么决定的呢，投进邮筒里的诗稿是检验的一个方法，除此以外，还有其他的检验方法吗？诗成功了怎么，不成功又怎样。一个钱也不给。什么意思，是稚童的戏言，还是某种带有隐喻的谏语？他发现自己的心灵变得脆弱而伤感。



儿子的生命是由两个人产生的，一个是他，另一个比他小了十八岁。那个女人此刻在干什么，她能想象儿子刚才对他说的话吗？这是一个耽于幻想的女人，当初她决计嫁给他，是因为爱他的诗和诗所带来的名声，而他也被这种爱弄得神魂颠倒，从现在角度来审视，他就看到了故事的背面。所以，在他第一阵愤恨、恼怒过后，他变得难以置信的豁达大度，他甚至买了一捧鲜花，在系花的绸带寂写下自己的诗句，交在女人的手里。他应该感激女人，真心实意的，她把最宝贵的青春年华献给了他，伴他度过了一阵，她离去的时候，已经韶华消逝。他还有什么不满意，有的只是疚意。他献的花是对她的以往的追忆和爱慕。

哭声扬起来，落下去，又扬起，落下。渐渐地小了，常汝北走进阳台，又觉得自己落进井壁的包围中。夜开始了，天空黑幽幽的，慢慢透出蓝，像感光胶片在显影水中的反应，稀疏的白云站住了不走。他发现那个豁口又小了许多，填进了东西，现在是夜里看不清，如果是白天的话，他还能看见山脉野莽豪放的模样吗，他和山就此被隔断了么？

月亮出现了，它出现在井口上方的一片天中，浅黄色的，小小的，远远的，像是传说中一个被欺凌被放逐的人物，他脱下外衣，两手拎住了远的两点，把衣服在空中张开，看着幽黄的月光涂满了它，觉得手上添了份量。

他闭上了眼，这时他看见的是另一片月光。桦树林不发一点声息，白成那样只有童话世界里有，月亮是漂洗过的血，它向广漠无垠的天空跃起身，开始了一个灵魂游荡的历程。

他把目光投向了另一边，在没有完工的楼房里，他看见两个光脊梁在摸索，一会卷出炊烟，他想农民工烧晚饭了。

他走回屋，看着自己的影子在地下移动，他想宁静如水的空气被他破坏了形状。他走进厨房，看见儿子蜷缩在地，已经睡着了。他上前，跪下一条腿，去抱，一下没抱动，膝盖里却丝丝作疼，他一使劲，才抱住摇摇晃晃站起。他想儿子鬼精，或许是跟他闹闹玩的，即使当真，他也不感到意外，他养儿子从来就没指望他将来赡养自己，西红柿还是不买呀。眼睛又发湿了，讨厌的东西。

他把儿子抱上床，身子也一起倒下去，脸贴着脸，他不动，静静地听儿子均匀的呼吸。后来他坐起来，给儿子脱衣服。他的手和脚随他摆动，冷不丁挥一下，他替他盖上被，要离去，情不自禁俯下身，亲他脸蛋。

约莫一个月左右，他收到那位编辑朋友的来信。信里说，为他仍然保持着创作的热情而高兴，又说，自己年龄大起来，年轻的同志成长起来了，开始管刊物的主要工作，他实际上已经是个顾问了。他还说了一些其他的话，似乎含糊，意思却是清楚的。

常汝北复出以后，还从来没有收到这样的信。他知道生命的一个阶段过去，另一个阶段开始了。仿佛听到一声巨大的钟响，在湿的空气里走不远，他当即回了一封信，请他把稿子退回来。

一个下午，他同儿子在楼下，一个穿绿制服的人骑着一辆车过来，近了看，那人面孔黧黑，看不出实际年龄有多少。他交给常汝北一个大信封，常汝北知道回来了，用手捏了捏。

儿子说：“你给我们送东西来了？”

邮递员笑了，露出贝壳一样白的牙齿，说：“上面写着名字，写着谁就送给谁。”

儿子想了想，说：“不管谁都送？”